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0

孤

骑

①上

(台湾)独孤红著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0

孤 骑

Ⓣ

(台湾)独孤红著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孤 奇

作 者：独孤红

责任编辑：文 奇

出版发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天津市兴安胶印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25

字 数：40 万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 - 10000 册

ISBN7-80506-538-1/I·228

定价：32.80 元 (上、下册)



独孤红简介

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本名李炳坤，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中学教师、广播记者等职。学生时代，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尝试撰写武侠小说，以一部《紫凤钗》一夕成名，轰动台湾，之后《丹心录》、《满江红》、《玉翎雕》、《孤骑》相继出版，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稿酬自此大增，再无暇兼顾公职，遂辞去公职，专意从事写作。独孤红所写武侠小说以明清历史为题材，以江湖小说、侠事写作至今逾30年，作品如《紫凤钗》、《丹心录》、《满江红》、《玉翎雕》、《孤骑》、《一代女皇》、《冷月狂花》等，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所撰武侠小说无不一版再版，被誉为“台湾第一快刀”。独孤红热爱戏剧，近年来以部分时间从事影视剧本的编写，屡创收视纪录，造成轰动。近年来编写历史连续剧《一代女皇》(台湾版)、《冷月狂花》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

内容简介

“虎符剑令”传人李燕豪身负反清复明重任，匡扶正义，惩治恶人。寻找失踪多年的明朝皇冠“九龙冠”。武林前辈霍天翔被迷心性，夺走了“虎符剑令”清皇帝的女儿格格也插手中原武林。血雨腥风，英雄美人。欲问“虎符剑令”终落谁手？“九龙冠”终归何处？请读《孤骑》。

目 录

第一章	游龙惊凤	(1)
第二章	阴谋嫁祸	(35)
第三章	弃家避祸	(78)
第四章	义保遗孤	(131)
第五章	风尘二怪	(184)
第六章	离奇怪事	(242)
第七章	情至义尽	(264)
第八章	血债如山	(316)
第九章	水上劫案	(381)
第十章	天人夜战	(459)
第十一章	奸谋败露	(517)
第十二章	蛛丝马迹	(582)
第十三章	离魂岛上	(648)
第十四章	翡翠谷主	(715)
第十五章	情义无又	(763)

第一章 游龙惊凤

鹅毛似的大雪，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月了，有些个山隘和小路，都让大雪给封住了，人站在空旷的地方放眼一看，白茫茫的一片，根本就看不见边儿，看得见的，只是那千里粉妆玉琢的琉璃世界。

这当儿大雪纷飞，北风呼号，风儿跟刀儿似的，能割裂人，雪地里，很难看见一个行人，很难看见一点东西，寂静得跟死了似的。

可是，在洪记老号这座土屋里就不一样了，这座土屋里有人，不但有人，而且坐满了人。

“洪记老号”是家酒馆儿，专卖酒菜的酒馆儿，它坐落在“古北口”里几十年了，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做的全是那些进出长城的客商的生意。

大部分的生意买卖，热天都比冷天好，可是唯独洪记老号，每逢入冬生意最旺，只因为这是古北口里唯一的一家酒馆儿，你看，推开门儿，掀起厚厚的棉布帘往里看，炭火熊熊的大火盆，荡得屋子的酒香，喝一口，一股热辣辣的劲儿往下窜，烧刀子上整块整块的卤牛肉、烧羊肉，就凭这，买卖怎么能不好，生意怎么能不旺？

今儿个，洪记老号跟往常一样，坐满了进出长城的皮货商、药材商，满屋子的粗犷豪放笑声，满屋子的划拳斗酒声，还夹带着一句句的粗话，简直能把洪记老号的屋顶掀了。

洪掌柜的带着两个伙计，忙得浑身冒汗，鼻头流油，一点儿也不敢轻忽怠慢，别说在座的一个个都是衣食父母财神爷，得罪不得，在座的这些个，一个个也都是红眉毛、绿眼珠的家伙，动不动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玩儿命的，谁又敢惹，北国英雄，燕赵男儿，冰天雪地，万里风沙里长大的，十个有九个都是拼命三郎。

在座的廿多个酒客，只有四个最文静，四个人坐一桌，低着头喝闷酒，谁也不吭一声，谁也不说一句话，生似他四个既聋又瞎，这

张桌子以外的，他们是既看不见也听不见。

这四位，吃喝很文静，可是在任谁看，这四个都不是文静人儿，一色皮帽子皮袄，紧身马裤，长筒鹿皮靴，满脸的肃然剽悍气，每个右手旁都放着一把带鞘的单刀，凭这，像文静人儿么，可是怪了，偏他四个最文静。

正笑着、闹着，两扇门开了，一股刀儿一般的寒风刮了进来，大火盆里的火苗子一阵乱飘。

满屋子酒客为之一静，那四位文静人物霍地转眼，这比那股子寒风还冷的目光，一起投向门口，在这一刹那，他四位的目光变得犀利异常，恐怕比他四个那鞘里的钢刀还要犀利。

门开处，低头进来个人，一个有着一副颀长身材，身披黑色风氅，头戴黑色宽沿大帽，从头到脚一身黑的人。

这个人低头进了洪记老号，再加上他头上戴的是顶宽沿大帽，让人一时没办法看见他的脸，没看见脸归没看见脸，可是他那颀长的身材上却传透出一种在常人身上看不见的东西，那是超拔不凡，就因为这，使得满屋子的人情不自禁地多看了他一眼。

也只不过是多看了一眼而已，马上，那粗犷豪放的笑声，划拳斗酒的声浪，又哄然响起，而那四个文静人物也马上恢复了“文静”，八道冷电的犀利目光不见了，四个人又低下头去喝他们的闷酒。

黑衣人掩上门后转过了身，摘下头上的宽沿大帽，慢条斯理的轻掸风氅上的雪花。

好一张俊美的脸，长眉斜飞，凤目金瞳，悬胆似的鼻子，方、薄、紧闭着的一张嘴，看年纪，不过廿刚出头，皮白肉嫩，白里泛红，就连一般大姑娘家恐怕都自惭形秽，自叹不如。火气别了吧！

这条进出“古北口”的路上，过往的人极杂，三教九流，四海八荒，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这种俊朗的人物却不多见。

洪掌柜的定了定神，连忙躬身哈腰，赔着满脸笑，迎上来亲切接待：“这位爷，您请往里边儿坐。”

他这里躬身哈腰摆手往里让，俊逸黑衣人站在那儿却没动，望

着他洪掌柜道：“掌柜的，我有匹坐骑在外头……”

洪掌柜的忙咧嘴赔笑：“这位爷，您多包涵，小号地方小，没办法囤存草料……”

黑衣人道：“你们店里有黄豆没有？”

“有。”洪掌柜的忙点头。

“有酒吧？”

“有，有，当然有。”洪掌柜的一边点头答应，心里一边嘀咕：这话多问的，开酒馆儿的能没酒么，也不瞧瞧，这么多客人喝的是什么。

只听俊逸黑衣客道：“那就够了，门外那匹黑马是我的，三斤酒掺一升黄豆，待会儿该怎么算就跟我怎么算。”话落，他迈步往靠里一副座头行去。

花得起钱的是大爷，坐骑是人家的，爱吃什么吃什么，就是吃成斗的珠子掺金液银汁，任谁也管不着。

洪掌柜的怔了一怔，连忙招呼伙计过来吩咐了，然后又快步走向那副座头，一哈腰，赔笑道：“这位爷，您的坐骑，已经交代小二侍候去了，您……”

俊逸黑衣客道：“给我烫壶酒，切两斤牛肉，拿几个包子来就行了。”

洪掌柜的连声答应着退走了。

俊逸黑衣客把大帽往桌上一放，左手从风篦里伸了出来，他左手里提着两样东西，一具当行囊用的革囊，一把带着鲨鱼皮鞘的长剑，他轻轻地把这两样东西也放在了桌上。

带着兵刃，不用说，敢情是位练家子的。

本来嘛，瞧人家那副打扮，也像个练家子啊。

长剑上了桌，招来了那四位“文静”人物的八道目光，不过仅是不经意的一瞥而已。

俊逸黑衣客看见了，他装没看见，若无其事地坐了下去。

洪掌柜的在这块地儿上干这行买卖多少年了，招子就算不怎么样也练灵了。

他看得出，这位俊逸人物是练家子，是走腿闯道的江湖人物，他，不见得比那四位“文静”人物可怕，可准比这些沾了一半江湖味儿、脚踏一半江湖路的药材、皮货商难惹，所以，俊逸黑衣客那儿刚坐下，他这儿一壶烫好的酒、两斤卤牛肉，十个热腾腾的大包子，已经送到了眼前，还殷勤的斟上了一杯酒。

“谢谢，掌柜的，你自去忙吧，我自己来。”

洪掌柜的心里想着人家难惹，人家说话可真和气，一点儿不带粗味儿，不像眼前这一帮，十句话倒有九句半是横着出来的。洪掌柜的陪着笑退走了。

俊逸黑衣客端起了酒杯，这儿酒刚刚端起，一声长长的马嘶起自门外头……

紧接着，门砰然一声开了，一名伙计像让寒风刮进来似的奔了进来，然后站在门边儿一个劲儿的冲外头赔笑哈腰：“几位爷里边儿请，几位爷里边儿请。”

这是来了什么大主顾？

满屋子又为之一静，除了俊逸黑衣客，所有的人都转眼，四名“文静”人物八道目光盯得更紧。

只听门外响起了个洪钟也似的话声，外头的风雪够大的，可却一点也难以掩盖这洪钟也似的话声：“小六儿，别忘了把葫芦给我打满了。”

随听一个清朗话声带笑说道：“胡子大爷，您瞧我手里提的是什么呢？”

洪钟也似的一阵大笑，震得人心直跳：“好小子，难怪大伙儿都说你乖巧。”

洪钟也似的大笑声中，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两个身披风氅、头戴皮帽、腰缚长剑的年轻人，头一个细皮嫩肉，既白又俊的一张脸；后一个，浓眉大眼，英武逼人。

这两位，无论是佩剑也好，衣着也好，都相当讲究，别的不说，光看那顶皮帽，硬是整块黑貂皮的。难怪，敢情是有钱的主儿。

既白又俊的那位，手里提个小孩儿般大小的红酒葫芦，进门就

递给了洪掌柜：“给打满了，另外再切十斤卤牛肉，十斤烧羊肉，快一点儿，我们还要赶路。”

“是，是，是。”洪掌柜没命的答应，一阵风似的往里去了。

这两位，打从进得门来如今，没看满座的酒客一眼，生似眼前这一副副都是空座头。

而那四位“文静”人物可打量上他俩了，互递一眼色，一个站了起来，似乎是嫌风大，怕冷，要去关门。

没错，是关门，他往门外看了一眼，关上了门，转身冲桌上的三个同伴递了一个眼色。

桌上那三个，六道目光里飞闪电般冷芒，右手齐伸，抚上了带鞘的钢刀。

突然，关门的那位伸出了手，动作快得像风，一掌砍在了浓眉大眼那个年轻人的脖子后头，那浓眉大眼年轻人哼也没哼一声，身子往前一冲。

既白又俊那位机警，霍地转身，浓眉大眼那位正好闭着眼冲过来，他脸色一变，忙伸手扶住，惊声道：“你们……”

出手偷袭浓眉大眼年轻人那个“文静”人物，森冷一笑截口道：“我们……小兔崽儿，我们早上等你们到如今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立即震住了满屋子的酒客，马上鸦雀无声，寂静一片。

俊逸黑衣客跟个没事人儿似的，只往这边扫了一眼，随即又喝他的酒了。

只听既白又俊那位沉声道：“你们是哪条路上的，彼此缘慳一面，素不相识……”出手偷袭的那位哼哼笑道：“小兔崽儿，你招子不亮，太过孤陋寡闻，连我们四个都不认识，你还吃的什么给人看庄护院的饭，你不认识我们不要紧，我们冲的不是你们俩，是门外马车里那个主儿。”

显然既白又嫩那位也是经过大阵仗，见过大场面的，就在这几句话工夫中，已恢复了镇定，冷冷一笑道：“噢，原来如此，敢情是有人，那容易，说吧，你来是什么意思，想干什么？”

“简单，我们想把车里那位留下来，跟她那威名赫赫、财大势大的爹换样东西。”

“噢！”既白又嫩那位笑了，笑得怪潇洒的：“原来是一伙劫道儿、绑票、下九流的贼，我看你们的眼珠子是让狗吃了。”

他动作还真快，话落右腕翻起，铮然龙吟，长虹电闪，一把长剑已掣在手中。

另三个坐在桌上一动没动，跟没看见似的，酒客们可都站了起来，纷纷往里退去。

忽听外面又响起洪钟似的话声：“小六儿，你小子掉进酒坛子里去，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由充沛的中气看，外头那位显然是位内外双修的好手，既是内外双修的好手，为什么听不见里头的动静？……

八成儿是外头风雪太大，把屋里的动静掩盖住了。

既白又嫩那位一听见外头的话声，立即提高了嗓门儿说道：“胡子大爷，您别急，我跟老七碰见好朋友了。”

这话刚说完，出手偷袭那位身躯移动，横跨一步，让开了进门路。随即，砰然一声，两扇门豁然大开，冷风呼地往里一卷，半截铁塔似的人站在了门口。

是个老头儿，身躯魁伟高大个老头儿，皮帽，皮袄，浓眉大眼，满脸的络腮胡，威态逼人，他入目屋里情景，一双环目之中冷电暴闪，一低头跨了进来，洪声道：“小六儿，是……”

随即一眼瞥见了身在不远处出手偷袭的那位，人一怔，脸色也跟着一变：“洪老四！”

出手偷袭的那位咧嘴阴阴一笑：“勾胡子，老是老了点儿，可是你老眼没花啊，多年不见了，日子还好过吧？”

高大威猛老者勾胡子马上恢复了平静，一双环目紧紧盯着那位洪老四道：“四当家的，您四位任何一位向来是不落单……”

桌上那三个中一个接口道：“另外三个在这儿呢。”

勾胡子一眼扫过去，脸色又是一变：“姓勾的真的老了，竟然没瞧见另三位也在这儿。”

桌上三个中，那说话的一个笑笑道：“勾胡子，你哪里说老了，分明是如今混好了，有了撑腰的靠山，不把我们哥儿四个放在眼里了。”

勾胡子一抱拳道：“武三爷，这，姓勾的不敢，姓勾的只是在关外没得混维持不住了，进关来找了碗饭吃，既是，四位都在这儿，那就好说话，论起来，这两个孩子是我姓勾的晚辈，年轻不懂事，要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四位，姓勾的在这儿给四位赔个罪。”

洪四爷阴阴一笑道：“几年不见，勾胡子学得会说话了，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四个行事你是最清楚不过的，要不是看这两个是你的晚辈，早就把他们摔掉了。”

勾胡子道：“那么四位是……”

既白又嫩那位突然说道：“胡子大爷，您有退一步的意思，可惜人家不会这么便宜咱们，人家是冲着姑娘来的。”

勾胡子神情一震，霍地转眼：“小六子，这话怎么说？”

“这位洪四爷刚讲话了，人家打早上等咱们等到如今了，人家想拿姑娘跟咱们老爷子换样东西。”

勾胡子脸色大变，急忙转过脸去道：“四位，这……”

洪四爷微一点头道：“没错，是这样儿。”

勾胡子满脸的络腮胡为之一张：“什么事都好商量，什么事姓勾的都可以低头，唯独这件事……”

冲桌子那边儿一抱拳，道：“马大爷，您原谅，除非姓勾的血溅尸横先躺下。”

桌上三个里，居中那位冰冷道：“勾胡子，你掂量着自己行么？”

“姓勾的不是没自知之明的人，虽知道自己接不下四位的，可是姓勾的身受敝主人活命大恩，不敢不舍命以报。”

“既是这样，”那位神情冷肃，煞威逼人的马大爷道：“老二，你们三个就成全了他吧。”

他身边的武三爷跟另一个，双双提刀站了起来。

勾胡子两眼暴射，厉声道：“马老大，你们也欺人太甚了，姓勾的把整个辽东都让给你们了，你们还要怎么样？”

武三爷冷冷一笑道：“勾胡子，当年那档子事，我们哥儿四个可不领你的情，那是你自己不行，我们哥儿四个要是不伸手，你照样得把那块地儿让给别人。”

话落，跟另一个逼了过来。

既白又嫩那位长剑一摆，怒笑道：“胡子大爷，您想退一步，奈何人家不肯善罢甘休，眼前这档子事儿不是唇舌能够解决的，咱们动手吧。”

勾胡子霍然转望，目射冷电，厉声道：“小小年纪，懂得什么，这四位是辽东四霸天，你自忖能递得出剑么？还不给我一边儿去。”

既白又嫩那位猛地一怔。

酒客中响起几声惊呼，忙不迭地急往里让，挤成了一堆，辽东四霸天名头之慑人，可想而知。

俊逸黑衣客跟没听见似的，依然泰然安详。

既白又嫩那位两眼发直，掌中长剑缓缓垂了下去。

就在这一瞬间工夫，武三爷跟另一位已逼到了勾胡子跟前，勾胡子虬髯怒张，蓄势以待，眼看着血溅尸横的惨事马上就要发生。

突然——

“慢着！”一声清冷娇喝起自门口。

勾胡子身躯机伶一颤，霍然转身：“姑娘，您……”

几十道目光一起投射门口，门口站着一位姑娘，艳若桃李，冷若冰霜。

姑娘年约十八九，一身雪白的狐裘，外罩貂皮风氅，冰冷地站立在门口，一双秋水般目光中威棱四射，煞威逼人。

勾胡子急急又道：“姑娘，您怎么好……”

姑娘她听若无闻，望着武三爷等三人冰冷说道：“我都听见了，我也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是你们四个的对手，我愿意留在这儿，你们放他们走。”

“姑娘。”勾胡子颤呼……

既白又嫩那位急叫道：“姑娘，您千万不能……”

姑娘她冰冷说道：“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我的脾气你们知

道，我决定的事，是从不会改变的。”

洪四爷阴恻恻的一笑道：“想不到霍老儿有这么明白的女儿，行，一句话，只要你愿意留在这儿，勾胡子他们我兄弟一个也不动。”

姑娘美目中冷芒扫了洪四爷一下，道：“我要弄清楚，你们究竟打算拿我换霍家的什么？”

洪四爷探怀摸出一封密封的信，一扬，道：“姑娘现在不必问，我这儿有一封信，让勾胡子带回去交给令尊，他一看也就知道了。”

姑娘她没再问，冷然伸出皓腕，向洪四爷要过了那封信，转手递向勾胡子，道：“拿着这封信，你们赶快回去吧！”

勾胡子没接，他两目尽赤，钢髯贲张，悲声叫道：“姑娘……”
“拿去。”

勾胡子颤声道：“姑娘，老奴奉老主人之命，带着小六、小七接姑娘回府，要是空车而回，老奴有什么面目见老主人？”

姑娘道：“事非得已，是可以通权达变的。”

“不，姑娘，老奴不敢从命，老奴受老主人活命大恩，只有舍身卫主，哪有为己弃主的道理，老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惜流血五步，愿放手一拼。”

武三爷冷笑道：“豪语，豪语！勾胡子什么时候学得这般豪情万丈了，好一个忠心耿耿、为主卖命的奴才，我兄弟成全你，放马过来吧。”

勾胡子霍地转过身去。

姑娘及时冷喝：“老勾，你敢不听我的！”

勾胡子颤声道：“姑娘，老奴不敢。”

姑娘冰冷道：“那么把信接过去，带着小六儿、小七儿，马上走！”

勾胡子仰天一声悲啸，道：“姑娘，老奴知道您是一番好意，可是老奴断无空车回去的道理，罢，罢，罢，马老大，姓勾的把这条命交给你兄弟了。”话落，扬掌拍向自己天灵。

他出手疾快无比，就是站得最近的霍姑娘也来不及阻拦，眼看

着勾胡子一只右掌就要拍碎他的五阳魁首。

“老人家这是何苦。”

一个清朗话声出自犹自坐着的俊逸黑衣客之口，他一扬手，一点白光脱手飞出，电射而至，正撞在勾胡子的右手肘上，勾胡子一只右臂倏地绵软垂下，那点白光也同时落地，“砰！”地一声脆响，碎了，敢情是只小酒杯。

勾胡子、美姑娘、既白又嫩的小六儿，还有辽东四霸天，霍然转注，几道惊讶目光一起投射过去。

俊逸黑衣客仍坐着没动，转眼望着坐在不远处座头上的四霸天之首马大爷，淡然说道：“阁下，让我做个和事佬如何？”

马大爷浓眉微微一轩，目光如冷电：“你要插手管闲事蹚这池浑水？”

俊逸黑衣客微一摇头道：“这么说太难听，只能说我不愿见这家给往来客商方便的酒馆沾上血腥，想做个和事佬！”

“你打算怎么个和事法？”

“简单得很，请阁下高抬贵手，放这几位上车离去。”

“这不叫和事，你是让我们兄弟净赔不赚。”

“阁下，你兄弟四人，做的原就是没本儿的生意，谈得上什么赔。”

马大爷脸色猛一红，旋即转为煞白，哼、哼、哼一阵笑道：“好话，没想到在这条路上碰见个胆大的朋友，老三，成全了这位朋友吧。”

武三爷唇边泛起了一丝阴狠笑意，迈步逼向俊逸黑衣客的座头。

俊逸黑衣客视若无睹，坐在那儿一动没动。

武三爷几步便到了桌前，望着俊逸黑衣客阴恻一笑，道：“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么？”

“有一句。”

“快说。”

俊逸黑衣客淡然说道：“为你好，不要轻举妄动。”

武三爷仰天大笑，笑声中，他右腕疾翻，白光一道，钢刀出鞘，向着俊逸黑衣客咽喉平削了过去。

勾胡子急急惊喝：“小心。”

俊逸黑衣客含笑应声：“谢谢。”

这句话说完，没人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儿，武三爷突然一声闷哼，左腿往后一撤，腰往前一弯。

这腿一撤，腰一弯，自然影响了他右手刀的速度与准头，只见他右手刀的削势为之一顿。

只这么一顿，俊逸黑衣客一只白皙、修长的右掌已拍在刀身之上，钢刀呛然一声掉到了桌子上，俊逸黑衣客右掌顺势那么往上一挥，武三爷下巴上挨了一下，头一仰，人踉跄往后退去，撞倒了一张桌子，人倒了，把桌子都压坏了，杯、盘、酒、菜洒了一地。

俊逸黑衣客这几下疾快无比，一气呵成，而且是轻描淡写，漂亮潇洒，不带一点儿火气，威震辽东黑白二道远避的四霸天里的老三，武三爷就躺下了，而且左腿不听使唤，硬是站不起来。

别人没看见武三爷的左腿是怎么回事，只有武三爷自己清楚，他左腿的膝盖，从桌子底下挨了一脚，而且人家留了情，要不然他这条左腿就算报废了。

勾胡子、小六儿，连美姑娘在内都看直了眼。

这位，过去，没见过，而且也没听说过江湖出了这般模样的高手，但是，人家一出手就摆倒了四霸天里的老三，不能不说他一身所学高得惊人。

剩下的三霸天怔住了，一脸惊怒的怔住了。

陡然，一声暴喝，四霸天里的二爷出了手，人旋风般欺到，钢刀平削，直取俊逸黑衣客咽喉。

俊逸黑衣客道：“怎么，还要试？行！”

他伸手抓起了桌上长剑，往上一扬，寒光暴闪，长剑出鞘三寸，“当！”地一声，二爷这一刀正削在那出鞘三寸的剑身上，俊逸黑衣客身躯纹风不动，二爷他却被震得往后一仰身。

就这么往后一仰身，俊逸黑衣客掌中长剑已掉转过来，往前一